

阿斗減半後還是阿斗

管中閔

(原載 2005 年 10 月 13 日中國時報,「名家專論」專欄)

「減半」這兩個字兒一定有神奇的魔力，讓人無法抗拒。一年多前有「立法委員減半」之議；去年十月二十號陳水扁總統宣示的「二次金改」四大目標中，也包括了公股金融機構與金控公司家數的減半，前者預計在二零零五年底由十二家減至六家，後者則須在二零零六年底由十四家減至七家。對這些事兒，即使正反意見紛陳，但贊成者幾乎都對減半的「半」毫無異議，好像要減就不能減四分之三，也不能只減三分之一，非正好減一半不可。一時之間，減半似乎成了許多病痛的萬靈丹。

對於「限期減半」的金改目標，各界的質疑聲浪不斷；中國時報社論亦嚴厲批評「限期完成」的作法不符經濟學理，更會產生嚴重問題。其實何止「限期」，就連減半這種「限量」的規定也同樣蔑視市場法則，令人大惑不解。

針對各方批評，總統府秘書長游錫堃銜命於十月五日為「二次金改」提出辯護。他說：台灣的本土銀行規模與許多國際銀行比起來太小，不是經濟學所說的「最適規模」，所以沒有競爭力。他並以花旗銀行的資產報酬率為例，認為本土銀行在金融市場開放後無法與國際銀行匹敵，將一家一家倒閉。他甚至指責那些批評金改的學者和媒體只是「坐井觀天」。

這一番說詞不僅沒有回答金改為什麼必須「限期」與「限量」，更暴露了對市場的無知。廠商的「最適規模」從來不是由總統府來訂定，而只能透過市場來決定。不經過市場的競爭，誰能知道減半後的金融機構家數是正好還是太多或太少？規模是最適還是不適？如果規模大就有競爭力，那又為什麼不將現有金控減掉四分之三或五分之四？剩下一兩家，規模豈不更大，也更有競爭力？就從游秘

書長舉的例子來說，花旗銀行在八零年代初在美國還只排名第二，它現今的規模是在美國與世界市場身經百戰之後的結果，而其效率與高資產報酬率則是使它在激烈競爭中獲勝的原因。如今政府卻倒果為因，以為有了規模就會自動產生競爭力，這才是真正的「坐井觀天」。

如果原有的金融機構沒有競爭力，再利用非市場機制形成新金融機構，我們很難想像這樣會憑空產生競爭力。個子變大後在家門內嚇唬人還可以，上了戰場卻未必經得起打。其實培養競爭力的不二法門就是「以戰練兵」。本土銀行完全知道台灣開放金融市場的時程，那就該放手讓它們面對競爭，再由競爭結果決定生存的適者，以及它們的規模。當初台灣開放保險市場後，本土保險公司並沒有有一家一家倒下去，反而與外國公司共同創造了更大的保險業產值。除此之外，我們也要讓本土銀行有機會走出去。中國大陸將在明年底全面開放金融市場，我們就別再禁止本土銀行赴大陸發展，讓它們在異地和當地銀行與國際銀行短兵相接，那才能真正磨練出國際競爭力。

金改如果不透過市場競爭，就無法真正改變這些金融機構的體質，也就達不到金改的目的。借用陳文茜當初的名言：「一群王八蛋減半後還是一群王八蛋」，我們也可以說，若非經過市場的淘汰與洗禮，「一群阿斗減半後還是一群阿斗」，不會變成一群常山趙子龍的。